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

书号 E4.1/tCCe10

总登记号 93466

資

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

孔子 孟子 荀子

乐 论

吉联抗译注

音乐出版社

古代音樂論著譯注小叢書

孔子 孟子 荀子

樂 論

吉 聯 抗 譯 注

音 樂 出 版 社

北 京

孔子 孟子 荀子
樂 論

吉聯抗譯注

音樂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和平門外西琉璃廠 170 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3 號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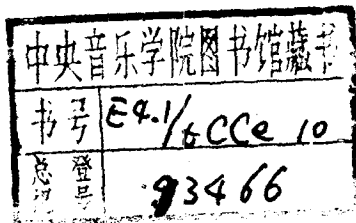
787 × 1092 毫米 32 開本 2 印張 38 千文字

1963 年 2 月 北 京 第 1 版

196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8026·1720

印數：0,001-1,875 冊 定價 0.29 元



目 次

<u>孔子</u> ： <u>論語</u> 輯句.....	1
<u>孟子</u> ： <u>孟子</u> 輯句.....	13
<u>荀子</u> ： <u>荀子</u> · <u>樂論篇</u> 第二十.....	20
<u>荀子</u> ·各篇輯句.....	34
附錄： <u>荀子</u> 其人其書.....	55
後記.....	57

封面：漢石刻畫象中的琴。本圖是山東嘉祥武氏祠
畫象石的一部份，描寫聶政刺韓王的故事。

論語輯句

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；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

【今譯】 孔子說季桓子⊙用八行的舞列⊙在庭前表演樂舞；這可以容忍的話，有什麼不能容忍呢⊙？

-
- ⊙ 春秋魯國從襄公以後，國君的大權旁落，由仲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三家大夫執政。他們都是魯桓公之後，通稱三桓。這裏的“季氏”即指季孫氏。季孫氏這時（和孔子同時）的大夫是季桓子。
- ⊙ “佾”是表演樂舞時的行列。在周代，佾是按等級使用的。春秋魯隱五年左傳，天子用八，諸侯用六，大夫四，士二。據此，“八佾”是天子的樂舞。但是因為魯國是封給周公旦的，周公旦對周王朝有極大的功績，在周初成王康王時就賜以八佾的樂舞，所以魯國相傳也有八佾的樂舞，只是照禮的規定，這種樂舞只准用於文王周公的家廟。季桓子是大夫，照規定只能用四佾，用八佾是極大的僭越。

對“佾”的解釋有兩說。杜預、何休說是數字的自乘數，即“八佾”是八八六十四人，“六佾”是六六三十六人，……。服虔說是以八為基數乘以佾數，即八佾是八八六十四人，六佾是六八四十八人；……。一般從前一說。

⊖ 孔子的意思是，樂一定要按照禮的規定，否則，是絕不能容忍的。

三家者，以雍徹。子曰：“‘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”

【今譯】 仲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三家，用雍⊖ 這首樂歌來結束祭祀。孔子說道：“‘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’⊖ 這樣的詩句，怎麼能够使用⊖ 於這三家的堂上？”

⊖ 雍是現存詩經·周頌裏的一篇。因為詩的內容是歌頌周王朝的，所以按照禮的規定，只能用於周王室祭祀家廟的結束時。

⊖ 這兩句是雍這首詩裏的原文。“辟公”是諸侯，“相維”是助祭的意思。“天子穆穆”是讚美周天子的意思。

⊖ “取”是取義，意思是三家怎麼能取義於雍這首樂歌。孔子說這句話的意思主要是不滿於三家的僭越，所以譯文直接譯為“使用”。

子語魯大師樂。曰：“樂，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！從之，純如也！嘯如也！釋如也！以成。”

【今譯】 孔子和魯國的太師⊖ 講音樂。他說：“音樂，是可以了解的呀。開始的時候，盛大而豐富⊖ 着啦！繼續發展⊖，和諧着啦！鮮明⊗ 着啦！條理清楚着啦！這樣一直到完成。”

⊖ “大”古通“太”字。“太師”是周代最高樂官的職名，但一般也作為對樂官的尊稱。

⊖ “翕如”，何晏注盛也；鄭玄注變動貌。譯文綜合了這兩種意思。

⊖ “從”讀縱。何晏注：放縱盡其聲音。以現在的語言來說，應該是發展的意思。

⊗ “嘯如”，何晏注：音節明。蔣注者認為只說音節，陷於拘束落實，其意應該是指

音樂的鮮明性。

子謂韶盡美矣，又盡善也；謂武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

【今譯】孔子說韶樂⊖十分美了，而且還十分善⊖呀；說武樂⊖十分美了，却不是十分善呀。

-
- ⊖ 韶是舜的樂舞，即書經“蕭韶九成”的蕭韶。一稱大韶、韶箏……。“韶”亦作“磬”。
- ⊖ “善”可以從兩方面理解。一指樂舞組織的完善；一指道德標準。過去的注疏大概是把善作為道德標準的。孔安國就說：韶、舜樂名，謂以聖德受禪，故盡善。武、武王樂也，以征伐取天下，故未盡善。
- ⊖ 武是周王朝的樂舞，傳為武王所作。一稱大武。

述 而 第 七

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

【今譯】孔子在這一天參加了喪禮⊖，就不再唱歌⊖。

-
- ⊖ 按照禮的規定要參加喪禮吊唁才哭。
- ⊖ 這裏的意思是參加喪禮的這一天都不唱歌。反之，可以看作孔子平時每天都要唱歌。

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“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！”

【今譯】孔子在齊國聽到韶樂，三個月感覺不到肉的滋

味。他說：“想不到音樂的美妙能夠達到這樣的地步呀！”

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

【今譯】 孔子同別人一起唱歌而覺得人家唱得好的時候，必定要請他重新唱它，而後自己跟着唱。

泰 伯 第 八

子曰：“興於詩；立於禮；成於樂。”

【今譯】 孔子說：“人的修養開始於‘詩’[⊖]；建立於‘禮’[⊖]；完成於‘樂’。”

⊖，現存的詩經據傳是孔子刪定的，但在當時主要應該還是口傳，是一種學習的課程。

⊖ 現存的周禮、儀禮、禮記都是後出的，這裏說的“禮”也只是一種學習的課程。

子曰：“師摯之始，關雎之‘亂’，洋洋乎，盈耳哉！”

【今譯】 孔子說：“太師摯演奏音樂的開始[⊖]，關雎這首樂歌的結束[⊖]，多麼豐富呀，充滿着人們的耳朵呀！”

⊖ “師摯”魯國的太師名摯。

⊖ “關雎”現存詩經·周南的第一篇。詩經裏的詩，主要是採集來的民歌，當時都是有音樂，能歌唱的。“亂”，近人周谷城古史零證·亂為樂之結說：亂即繅字，即𦉰字，就形、音、義三方面講，都祇好解為結，是結散絲之義，而不是理亂絲之義。

上面是手，下面是手，中間是絲，像兩手相向把一根一根的散絲搓攏去，決不是把一團亂絲來分開。……故亂字的基本意義實在是結合；凡團結、終結、綜結等，是它的最原始的意義。這篇文章後面還說：論語·泰伯的“關雎之亂”，如解爲關雎之混亂（鄭玄注就是這樣說法的——引者），當然講不通，即解爲關雎的治理或條理，仍無意義，仍極勉強。若解爲關雎之終結，與師摯之始恰恰對偶成文，便暢通了。譯文即據此。這裏還附帶提一提：譯注者在譯樂記·賓牟賈篇中的“武‘亂’皆坐”時，譯文作“武舞到行列散亂時大家都跪下”，是從鄭玄注的錯譯，應該是“武舞到結束時都做一種‘坐’（像現在京戲中的‘亮相’那樣）的姿勢”才合適。

子罕第九

子曰：“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‘雅’‘頌’各得其所。”

【今譯】 孔子說：“我從衛國回到魯國[⊖]，然後音樂得到端正，‘雅’和‘頌’各自得到它們應有的地位[⊖]。”

⊖ 孔子從魯定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97年）離開魯國，到各國去遊歷，到魯哀公十一年（公元前484年）從衛國回到魯國。

⊖ “雅”、“頌”和“風”是詩經裏的三種詩。“雅”是文人作品；“頌”是家廟樂章；“風”是民歌。它們既有體裁的區別，也有作者的區別和用途的區別。

先進第十一

子曰：“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；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”

【今譯】 孔子說：“先進於禮樂的，是野人呀；後進於禮樂

的，是君子呀；如果崇尚禮樂的話，我要跟從先進的。”[⊙]

- ⊙ 先進、後進兩句是假設詞。孔子這話的意思是即使算作野人，但倘先進於禮樂，也是他所願意跟從的，用以表示他崇尚禮樂的態度。“野人”和“君子”是對文，“野人”有一般人、奴隸的意思；“君子”則概指上層人物。

子曰：“由之瑟，奚爲於丘之門。”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”

【今譯】 孔子說：“由的鼓瑟[⊙]，哪裏能列於我的門牆[⊙]。”其他的門人不敬重子路了。孔子又說：“由呀已經學到一定程度啦，只是還不够深入呀[⊙]。”

- ⊙ “由”子路名。這裏是說子路鼓瑟的技巧、效果。
- ⊙ “丘”孔子自稱名。“門”門牆、師門。所以過去私人的學生稱門生、門人。下同。
- ⊙ “升堂”“入室”譬喻學習到達的程度。堂在前，室在後。堂又在門里，所以“升堂”表示已入門。

子路第十三

“……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錯手足。……”

【今譯】 “……名稱不端正，話就說不通順；話說不通順，事業就不能成功；事業不能成功，禮樂就不能推行；禮樂不能

推行，刑罰就不能適中；刑罰不適中，老百姓就不知道怎樣才好。……”

憲問第十四
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……”

- 【今譯】 子路問怎麼才算做“成人”[⊙]。孔子說：像臧武仲[⊙]的知慧，孟公綽[⊙]的廉潔，卞莊子[⊙]的勇猛，冉求的才藝，再加上禮和樂的修養，也就可以算做“成人”了。……

⊙ “成人”意爲在個人修養上有成就的人。

⊙ “臧武仲”，馬融注：魯大夫臧孫紇。

⊙ “公綽”，馬融注：孟公綽。

⊙ “卞莊子”，周生烈注：卞邑大夫。鄭玄注：秦大天。

子擊磬於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擊磬乎！”既而曰：“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，‘深則厲，淺則揭。’”子曰：“果哉，末之難矣！？”

【今譯】 孔子在衛國，有一天，正在擊磬，有一個背着草筐子經過孔子門前的人，他說：“有意思呀，這擊磬呀！”一會兒又說：“得了吧[⊙]，這硜硜[⊙]的聲音呀！沒有人知道你自己的心意呀，只有你自己知道罷了。‘過深水讓它浸濕衣服吧，過淺

水要揭起點衣裳。’^㉑”孔子聽到以後說：“話是說得痛快啦^㉒，哪裏知道我的難處呢！？”

㉑ “鄙哉”鄙視之意，這裏是轉義引申。

㉒ “硜硜”表示磬聲的狀聲詞。

㉓ “深則厲，淺則揭”現存詩經·衛風·匏有苦葉詩裏的詩句，意思就是譯文的兩種涉水情況。背草筐子的是衛國的下層人民，所以說話裏面就唱起民歌來，用民歌裏說的針對兩種不同情況應該有兩種不同措施的意思，暗示孔子應該根據情況處理事情。

㉔ “果哉”意為“果敢”，這裏是轉義引申。

衛靈公第十五

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”

【今譯】顏淵問怎麼治理邦國。孔子說：“實行夏的曆法，乘坐殷的輅車，穿戴周的禮服^㉑，音樂就要韶舞。放棄鄭國民歌那樣的音樂，遠離當面奉迎的小人。鄭國民歌那樣的音樂使人放縱，當面奉迎的小人使人受害。”

㉑ “冕”是古代禮帽的名稱，這裏當泛指禮服而言。

季氏第十六

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、樂、征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

道，則禮、樂、征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……

【今譯】 孔子說過：社會上了軌道，那麼禮、樂、征、伐[⊖]就從天子那裏發出；社會不上軌道，那麼禮、樂、征、伐就從諸侯那裏發出。如果從諸侯那裏發出，大概傳到十世就很少不喪失政權了；如果從大夫那裏發出，傳到五世就很少不喪失政權了；如果由大夫的家臣來執掌國家的命脈，傳到三世就很少不喪失政權了。……[⊖]

⊖ 指制禮、作樂、決定出征、討伐這些事。

⊖ 原文稱姓作“孔子曰”與“子曰”不同。後者一般是直接聽到孔子說的話，這裏則是傳聞的話，故不用引號。

孔子曰：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宴樂，損矣。

【今譯】 孔子說過：對人有益的有三種愛好，對人有害的有三種愛好。愛好有節制的禮和樂，愛好稱道別人的好處，愛好多交賢德的朋友，是對人有益的啦。愛好驕恣逸樂，愛好放鬆嬉遊，愛好吃喝作樂，是對人有害的啦。

陽貨第十七
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：“割雞焉

用牛刀？”子游對曰：“昔者偃也，聞諸夫子曰：‘君子’學道則愛人，‘小人’學道則易使也。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！”

【今譯】 孔子到武城①，聽到彈琴唱歌的聲音。孔子微笑着說：“殺雞那兒用得着宰牛的刀②？”子游答道：“從前我③呀，聽到先生說過：‘君子’學了道④就能愛人，‘小人’學了道就便于使喚呀。”孔子說道：“你們大家聽着⑤！子游的話是對的呀。我剛才的話只是和他開玩笑罷了！”

① 這時子游在做武城宰。宰等於縣官。

② 意思是說小事哪用這樣認真。對具體事實說來，則是說小小武城，哪兒用得到禮樂。

③ “偃”子游自稱名。

④ “道”指治國平天下的道理，也包括禮樂。“君子”指上層人物。“小人”指普通老百姓。

⑤ “二三子”指隨行的學生。譯文是譯意。

子曰：“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”

【今譯】 孔子說：禮呀、禮呀，難道是說玉和帛這些禮品嗎？樂呀、樂呀，難道是說鐘和鼓這些樂器嗎？”

子曰：“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

【今譯】 孔子說：“就怕紫色會奪掉朱紅色的光彩呀，就

怕鄭國民歌那樣的音樂會擾亂雅樂的純正呀，就怕甜言蜜語會使國家覆滅。

宰我問：“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爲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？”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“女安，則爲之。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爲也。今女安，則爲之。”宰我出，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，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？”

【今譯】宰我⊖問：“三年的喪禮規定，時間太長久啦。‘君子’三年不從事於禮，禮一定會毀壞；三年不從事於樂，樂一定會崩棄。舊的稻谷吃完了，新的稻谷登場了，鑽燧取火的木材改用新的了⊖，這樣，一年⊖的喪禮也就可以了吧？”孔子說道：“吃着大米飯，穿着錦緞衣，於你心安嗎？”宰我說：“心安。”“你心安，你就幹吧。要知‘君子’在居喪時，吃肉沒有滋味，聽樂不感到快樂，生活起居不安適，所以他們不這樣幹呀。現在你覺得心安，那麼你就幹吧。”宰我走了以後，孔子說道：“宰我這個人真是不仁呀！小孩生長了三年，然後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。要知三年的居喪，是全社會通行的喪服呀。宰我這個人呀，有三年的感情⊗對於父母嗎？”

⊖ 宰我是孔子弟子之一，名予。

- ㊟ 馬融注：周書“月令”有更火之文：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棗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櫟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。一年之中，鑽火各異木。總之，從藉谷起的這三句，是用生活景象來表示過了一年。
- ㊟ 這裏的“期”即期年，一年的意思。
- ㊟ “三年之愛”意為父母對子懷抱三年，子對父母，至少應有對這三年報答的感情。

微子第十八

太師摯適齊。亞飯干適楚。三飯繚適蔡。四飯缺適秦。鼓方叔入於河。播鼗武入於漢。少師陽、擊磬襄入於海。

【今譯】 魯國的太師摯去到了齊國。吃第二頓飯時奏樂的樂師干去到了楚國。吃第三頓飯時奏樂的樂師繚去到了蔡國。吃第四頓飯時奏樂的樂師缺去到了秦國。擊鼓的樂師方叔去到了“河”。搖搏浪鼓的樂師武去到了“漢”。少師陽、擊磬的樂師襄去到了“海”[㊟]。

-
- ㊟ 天子和諸侯吃每一頓飯的時候，由不同的樂師奏不同的樂章，所以有“亞飯”、“三飯”、“四飯”等稱謂。
- ㊟ 少師是次於太師的樂官的職名。
- ㊟ 這段文字記載的是魯哀公的時候，魯國“禮壞樂崩”的情景——樂師們都四散了。“入於河”、“入於漢”、“入於海”的“河”、“漢”、“海”具體指哪裏，過去注釋均不清楚，大致是指黃河流域、江漢一帶和東海邊。

孟子輯句

梁惠王章句下

莊暴見孟子曰：“暴見於王，王語暴以好樂，暴未有以對也。”又曰：“好樂何如？”

孟子曰：“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？”他日見於王曰：“王嘗語莊子以好樂，有諸？”王變乎色曰：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，直好世俗之樂耳。”曰：“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其庶幾乎？今之樂，由古之樂也。”曰：“可得聞與？”曰：“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”曰：“不若與人。”曰：“與少樂樂，與衆樂樂，孰樂？”曰：“不若與衆。”

“臣請爲王言樂：

“今王鼓樂于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，吾王好鼓樂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——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？今王田獵于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，吾王好田獵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——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